

罗伯特·C·纽曼博士，《对观福音》，第 9 讲， 《对观问题》

© 2024 Robert Newman 和 Ted Hildebrandt

我们继续学习对观福音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六个主题：历史上的耶稣、犹太人的背景、释经学和叙事体裁的介绍、福音书的作者和日期、寓言、寓言体裁、福音书作为文学作品，现在我们讨论第七个主题，即对观福音书问题。那么，让我们来看看。

那么，对观问题是什么呢？对观就是一起看。前三本福音书彼此非常相似，好像从大致相同的角度看待耶稣的生活，尤其是与约翰福音相比。然而，它们也存在许多令人费解的差异。

人们通常提出的问题是，前三本福音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我们期望有关历史事件的报道是相似的，但耶稣的历史却不同寻常。在三年多的传道生涯中，有许多长篇演讲，但只有几个小时的演讲被记录下来，而数百人被治愈，我们看到在许多总结经文中，只有少数治愈被单独记录。不同的福音书通常都提到了同样的治愈。

那些拒绝圣经启示、福音启示的人说，相似之处是由于抄袭，差异是由于故意更改或作者彼此不了解而造成的。好吧，我们首先要看的是问题的现象，然后我们会对问题的历史做一点了解，然后我们会提出一些建议的解决方案，然后提出我们认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首先，我们从福音书中的口头一致和分歧开始，我在这儿的笔记中基本上有希腊文的撒种的比喻，其中马太福音占一栏，然后是马可福音，然后是路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想全部讲完。它只有一页半多一点，但例如，这个比喻一开始是“看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之类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有“看哪”的告别，但路加福音没有。他们三人都使用了完全相同的动词、相同的人称、相同的时态等等。

他们都称撒种的为播种者，尽管这里的 *thee* 可能是我们认为的定冠词的一般用法，然后是播种，散播种子，马太在不定式前用了定冠词，而且他用的是现在时不定式。马可没有定冠词，他用过去式不定式，路加像马可一样用了过去式不定式，但像马太一样用了定冠词，好吗？路加加上了播种，所以在希腊语中实际上是三个词的小短语。然后他们都用 *chi* 连接下一个从句，马可加上了“事情发生了”，而其他人就继续说，“当他播种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在那时都用了“降雨”，其中一个人加上了“当他播种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在这里看到不同的情况。

马太福音，有些种子，伙计，我得仔细阅读希腊文。有些种子落在路旁，马太福音说其中一粒落在路旁，也可以说成路旁，路加福音说其中一粒落在路旁，所以我们要看马太福音对每个情况都使用复数，所以有些种子，好吗？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使用一种代表形式：一粒种子落在这儿，一粒种子落在那儿，等等，如此等等。好吧，我认为，仔细阅读剩下的内容可能不会太有启发性，但我将给你一个简短的总结，亨利·阿尔福德在他的希腊文圣经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

他说，呈现的现象如下：首先，我们可能会看到三个、五个或更多单词相同，然后是同样多的单词完全不同，然后是两个或更多的从句用相同的单词表达，但顺序不同，然后是包含在一两个福音书中但不包含在第三本福音书中的从句，然后是几个相同的单词，然后是一个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显然不一致的从句，等等，重复出现相同的任意和异常的交替、变更、巧合和调换。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了从逐字逐句的角度来看相当令人费解的事情。

我们可以尝试将这种纯粹的轶事证据转化为数字，方法是对对观福音书中的词语变化进行统计，只在重叠的部分进行统计，并注意相同和不同措辞的频率。动词一致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同的时态，而不是几乎相同的词根。菲利普·沙夫在他的《教会史》中给出了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他基本上给出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三本书，然后是一栏，独特词的数量，独特词的百分比，然后是一本福音书与其他两本福音书一致的百分比，以及它与其他两本福音书之一一致的百分比，它们看起来像这样。

马可福音有 40% 的单词是独一无二的，马太福音有 56% 的单词是独一无二的，路加福音有 67% 的单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将其与其他两本圣经的单词进行了比较。马可福音中有 22% 的单词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单词一致。

马太福音有 14% 的字眼与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一致，路加福音有 12% 的字眼与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一致。然后，它同意其中之一，但这里没有具体说明它同意另外两个中的哪一个。马可福音有 38% 的时间同意其中之一，马太福音有 30% 的时间同意，路加福音有 21% 的时间同意。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马可福音与其他福音书的相似性要大于其他福音书之间的相似性。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画面。如果你考虑事件的顺序，对观福音书中事件的顺序基本上与罗伯逊福音书的和谐性相同，并且仔细阅读它，你会发现几乎在任何时候，每本福音书在和谐性中都有连续的部分。

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同。例如，彼得岳母得医治（罗伯逊福音第 43 节）出现在马太福音第 8 章、马可福音第 1 章和路加福音第 4 章。治愈麻风病人（位于第二节）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稍早部分，但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出现得较晚。那么，问题就是，耶稣到底先做了哪一件事？答案的一部分是我们没有时间机器。

好的，我们得到了数据。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顺序相同，但马太福音的顺序相反。据推测，其中一个或另一个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嗯，叙事不必按时间顺序排列。你可以使用主题顺序。叙事通常按其主要时间顺序排列，如果你愿意，它们会分开来讲述一个新角色，并可能为你提供一些关于该角色的背景信息。

然后他进入了叙事。当一个角色离开叙事时，他们可能会谈论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那段话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关于魔鬼的事情。

之后，当他在故事中首次出现时，人们被告知了一些关于他如何变成那样的信息。不是很多，只是他的过去，人们已经放弃了试图约束他。当他在故事的结尾被解散时，故事说他去了德卡波利斯，告诉人们主为他做了什么。

这很常见。在特定事件的叙述中，我们有时会看到差异。因此，耶稣在旷野、马太和路加所受的诱惑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哪一个是第二次诱惑，哪一个是第三次诱惑，如果你愿意的话。

在主的晚餐中，圣杯是在路加福音中首先送出的吗？然而，这里面有一个文本问题。因此，我们可能看到的不只一个杯子，任何至少了解当前逾越节家宴的人都知道，事实上，仪式中有四个杯子。那么，耶稣用哪一个杯子来盛装主的晚餐中以及之后出现的杯子呢？我不知道。

一些问题，比如文本是否有差异（通常存在差异），哪个是正确的文本。然后，当你有两个类似的事件时，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事件，还是两个不同的类似事件？例如，我们已经提到过但没有多说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中的登山宝训，与路加福音中的平原宝训相同。山和平原不一样，但这些名字是虚构的，有人认为耶稣从山顶下来到斜坡上的一块平地，在那里他发表了布道，等等。

那么，这是对同一事件的两次不同报道，还是在不同场合的类似布道？而且，如果没有时光机，我们怎么能确定该怎么处理呢？更激进的解经家说两次洁净圣殿是同一事件，但其中一本福音书把它放错了地方，在更自由的评论中，你会经常看到这种事情。与其他组合相比，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与马可福音在事件顺序上的一致非常非常罕见，这被用来为对观福音问题提供某些解决方案。要考虑的第三件事是三本福音书内容的重叠和独特性，这最容易通过数学家所说的维恩图来实现，维恩图有两个、三个、四个或五个圆圈，对于这本福音书，我们三个圆圈，一个圆圈代表马太福音，一个圆圈代表马可福音，一个圆圈代表路加福音，并且以这样的方式设置它，使得这些圆圈中有一个区域是三者重叠的，三个小花朵状、花瓣状的东西，其中两个重叠，然后是三个有点像月亮的东西，每个圆圈都不重叠。

如果你看一下，你可以在其中添加数字，这就是我使用泰森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作为此类图表所做的，所以在外部部分，这里是只在马太福音中出现的内容，只在马可福音中出现的内容，只在路加福音中出现的内容，泰森按经文进

行划分，这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经文的划分，无论后来是谁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并不总是完全对应的，但他说基本上，路加福音拥有最独特的东西。他有 500 节经文在其他福音书中都没有出现过。马太福音有 280 节，马可福音有 50 节，然后重叠，完全重叠，三者加在一起，大约有 480 节经文，然后除了这 480 节之外，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大约有 120 节重叠。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重叠了约 170 处，马可福音重叠了约 20 处。所以这是看待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艾伦·巴尔在一部名为《对观关系图》的作品中，用颜色做了这个，而不是使用维恩图，而是画了一个长条，其中有红色、黄色和蓝色，我想是为了显示不同的福音书出现的地方，让你看到哪里有聚集，哪里有分散，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教会早期，一位名叫阿摩尼乌斯的教父设计了一些章节，将每本福音书分成几部分。我们不知道那是多早的事了；那是在尤西比乌斯和尤西比乌斯使用这些章节试图为我们勾勒出哪些福音书重叠，哪些福音书重叠之前。所以，他拿了阿摩尼乌斯制作的这些章节，然后看了马太福音中的章节，说，对于这个特定的章节，它是否与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重叠？他对四本福音书都做了同样的处理，约翰福音也是如此。

然后，他将有相同重叠的部分放入列表的标题中。因此，他编造了所谓的优西比乌斯正典，即优西比乌斯列表。列表一列出了四本福音书重叠的所有部分。

然后是第二、三和四号表，或者列表二、三和四，列出了三本对观福音书重叠的地方，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重叠的地方，以及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重叠的地方。然后是第五、六、七、八和九号表，以两两为单位列出了重叠的地方。然后，最后一个列表，列表 10A，是只在马太福音中出现的所有内容，10B 是只在马可福音中出现的所有内容，10C 只在路加福音中出现的所有内容，10D 只在约翰福音中出现的所有内容。

嗯，当你查看这些列表时，他就会知道每个列表的条目数。例如，大约有 74 个条目是所有四本福音书重叠的。也就是说，它们每本都有大约 74 个部分完全重叠。

第二份清单就是我们所说的对观福音，其中有 111 处重叠。其他的三份清单各有 22 处重叠，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有 25 处重叠。

第四种可能性是没有。所以，它没有列表。那将是马可、路加和约翰。

因此，如果你为它列出清单，它就是零。然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成对的经文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是最大的清单，有 82 个。

然后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第 47 章。但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非常小。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第 13 章。

路加福音、约翰福音、21 章。马可福音、约翰福音没有了。所以，如果我试着总结一下，看起来是这样的。

让我们看看我是如何做到的。好吧，看看这些列表中重叠独特性的现象，两种可能的组合没有出现在列表中。正如我提到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这两本福音书也没有出现。第二、三和四本福音书重叠的地方恰好是三本福音书。你可以看到对观福音书这个名字的由来。

这本书包含了所有这些内容，另一方面，与约翰福音的重叠部分要小得多。然后，当你看那些恰好出现在两本福音书中的内容时，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占主导地位，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排在第二位。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就是后来作家们所说的 Q。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有，但马可福音中没有的东西。

重叠部分总结。马可福音几乎全部内容都出现在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中。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很多共同之处，但马可福音却没有。

因此，Q 材料，也就是所谓的 Q 材料主要是论述材料。只有一个叙述，即耶稣的诱惑，出现在其中。然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各自都有大量独特的材料，而马可福音则很少。

这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简要概述。你会看到这些奇怪的语言变化，如果你认为这是抄袭，那么有人在抄袭过程中做了相当多的编辑。然后是顺序问题，顺序通常都是一样的，但偶尔也会有颠倒的情况，诸如此类。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包括哪些内容，遗漏了哪些内容，您可以看到您将要研究的双文档理论中的想法，Q 的想法来自哪里，如果您愿意的话。好吧，让我们在这里概述一下对观福音问题的历史。第二本福音书开始传播时，也许早在 60 年代，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当只有一种福音时，人们可以争论，反对者可以不喜欢它，等等。但是一旦有了两种福音，人们就会开始进行比较，而那些反对者就会开始用一种福音来反对另一种福音，以攻击基督教。事实上，这就是异教徒塞尔苏斯在他的著作《真实记述》中所做的。

好吧，这听起来就像每隔几年复活节都会发生的事情之一，或者有人试图揭穿福音书的真面目。异端分子对基督教的攻击，将一个福音书与另一个福音书对立起来，促使基督徒试图解决对观福音问题。在这里，我们将尝试概述一些尝试。

我们知道的最早的一部福音书是塔提安的《四福音合参》，大约在公元 170 年成书。塔提安的方法是准备我们所说的“编织和谐”。也就是说，他把四本福音书编成一个叙事，其中基本没有重复。

因此，他从四本福音书中挑选材料，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因此，他收集了所有的记载，并将它们编辑成一个单一的叙述。我们知道的第二件事是《优西比乌斯信经》。

因此，从大约 340 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开始，优西比乌斯就使用了阿蒙尼乌斯的划分方法，但制作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列表。然后，这些表格索引了平行的叙述。在许多早期福音书的手稿中，左侧有一个小注释，告诉您此特定内容的章节编号。

章节比诗节长，比章节短，这告诉你数字。然后数字告诉你它属于尤西比乌斯的哪部教规。如果你知道他们的教规代表什么，那么你就能立即看到有两个与此相似之处。

然后你可以找到尤西比乌斯的列表，顺便说一下，它发表在 Nestle 希腊新约圣经的前面。然后你可以找到另外两个平行的列表，然后去查找它们。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尤西比乌斯信条的运作方式。

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本关于对观福音问题的长篇讨论是奥古斯丁的《福音书的和谐》，写于公元 400 年左右。他首次尝试逐一分析福音书，并提出如何协调它们。因此，他基本上首先从马太福音开始信仰，然后讨论马太福音中所有与之相似的段落。然后，他讨论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以及他对如何协调这类事情的建议。

然后他回过头来，挑出那些与马太福音不重叠的福音书，并做了同样的事情。据我们所知，奥古斯丁也是第一个提出对观福音书如何产生的理论的人。这是后来被称为连续依赖理论的一个版本，在该理论中，一部福音书是写成的。首先，写成的第二本福音书利用了它，而写成的第三本福音书利用了前两本，基本上就是这个想法。

奥古斯丁的理论是，《马太福音》是先写成的，《马可福音》写成时引用了《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写成时引用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两本书的内容。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连续依赖理论”。

奥古斯丁时代之后不久，罗马帝国就遭遇了军事和经济灾难。识字率急剧下降。有人估计，灾难发生前识字率可能高达 80%，灾难发生后大约 200 年（公元 300 年至 500 年）期间识字率降至 5%。

嗯，这种类型的研究，即对观问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真正恢复。因此，我们有了塔提安的《四福音合参论》，《塞菲乌斯教规》，奥古斯丁的《和谐》，现在我们谈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和谐。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学术圣经研究的恢复，人们又开始尝试协调福音书，而奥古斯丁几个世纪前所做的工作也得到了重新思考。

问题在于如何决定何时将两个相似的事件视为同一事件或两个不同的事件，而你有一些相当不同的解决方案。与生物学家研究物种的方法相比，你有归并者和分离者，好吗？有些人倾向于将任何看起来相当相似的东西放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则将两者分开，如果它们之间有任何差异。好吧，我们将继续讨论最近的理论。

这些在 1780 年左右开始流行，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最早的是所谓的原始福音或 Ur-Evangelium 模型。Ur-Evangelium 只是拉丁语；只是原始福音的德语版本，好吗？这是莱辛在 1780 年代独立提出的，艾希霍恩稍后提出。基本上，这个想法是有一个原始福音，即 Ur-Gospel，原始福音，一般来说似乎是阿拉姆语，然后马太、马可和路加都从中提取了材料并将其翻译成希腊语。

因此，对观福音书之间的相似之处是由于这三部福音书都使用了原始福音书作为来源，而当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编辑或翻译福音书，即原始福音书时，就会产生差异，这就是原始福音书理论，即原始福音书理论。然后我们有连续依赖理论，该理论由奥古斯丁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现在由雨果·格劳秀斯复兴，其最普遍的形式是，你有一个福音书，然后第二个福音书使用它，第三个福音书使用第二个和第一个。这些模型在 19 世纪非常流行，有趣的是，当时提出了所有可能的顺序；蒂森和阿尔弗雷德在他们的讨论中，这不是一个大问题，概述了这一点，并给出了每种变体的支持者。

有些人至今仍在使用这种理论，奥古斯丁的连续依存理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理论，马太福音第一，马可福音第二，路加福音第三。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是格里斯巴赫假说，马太福音第一，路加福音第二，马可福音第三。我们将在回头谈一谈与对观福音问题相关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理论，可能比其他理论稍微少一些，是马可福音的连续依赖理论；马可福音首先使用，路加福音使用，马太福音使用，然后路加福音两者都使用。连续依赖理论。另一个 19 世纪的理论是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提出的所谓残篇理论。他认为，早期教会中流传着许多书面残篇，通常是书面轶事，马

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各自独立地收集了这些残篇，并将它们放在他们的福音书中。

因此，对于一个图表来说，这里有很多小片段，箭头指向底部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韦斯科特和阿尔弗雷德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想法，他们与这些人相比相对保守，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口头传统理论，也就是说，三本福音书背后都有口头来源，他们独立地利用了口头传统并将它们记录下来。所以，这里会有一片传统云，而不是底部指向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这些书面片段。

他们基本上是在说，共同基础的对观福音完全是口传的。事件发生时在场的使徒们将口传传统统一为连续的书面叙述，而传统本身可能直接来自使徒们。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版本，至少在这种特定的表述方式中是如此。

至今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的双文献理论。该理论由艾克霍恩、伯纳德·韦斯和 H J 霍尔茨曼在 19 世纪提出，可以说是当今的主流理论。该理论认为马可福音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两个来源之一，而另一个来源是书面来源，后来在理论中被称为 Q。

如今，关于 Q 这个名字的来源确实存在一些争议。最常见的想法是它来自德语 *Quelle* 语，但显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实这一点，有趣的是，这种信息竟然会很快消失。

Q 和马可福音，或者有时在某些模型中，Urmarkus（原始标记）被视为来源，马太和路加可以访问这两个来源，但他们彼此不了解。因此，马太使用 Q 和马可福音，路加使用 Q 和马可福音。该方案是假设的，因为没有幸存的 Q 手稿。

他认为这就是帕皮亚斯在谈到 Logia 时所谈论的内容，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对其进行翻译。另一个常用的名称是来源。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重叠部分不包括马可福音的材料，看起来主要是耶稣的话而不是叙述，因此有时会使用来源这个术语。

由于马可福音中有一些内容是马可福音独有的，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没有，一些支持者认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使用了原始马可福音，或 Ur-Markus，即原始马可福音，后来被编辑成现代马可福音。好吧，我们在这里再补充一些理论。对此，BH Streeter 在 20 世纪初提出了双文献理论的发展，称为四文献理论，基本上说，事实上，还有两份文献被用作来源。

除了上述的马可福音和 Q 之外，马太福音也有自己的书面资料，斯特里特称之为 M，路加福音也有自己的书面资料，斯特里特称之为 L，所以有四个来源文献，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各自只使用了其中三个。没有多少人接受这个特定的模型，但术语 M 和 L（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独有的材料）被保留了下来，你仍然会看到它们出现在对观问题的讨论中。所以，在很多对观问题的讨论中，M、L 和 Q 仅用于代表特定人士所讨论的材料，并不具体说明这些是否曾经是书面资料，甚至根本不是资料，而只是一种标记某些材料的方式。

我们将在课程的后面讨论形式批评，但我可能在这里提到它，因为形式批评有点像韦斯科特和阿尔弗雷德的口头传统理论与双文献理论的结合。所以，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是最后的文献，在它们上面，对不起，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它们上面是马可福音和 Q，但在它们上面，是一大片口头传统。他们没有得到或使用这种口头传统，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接触过传统以及这两个来源。

这基本上就是 Bolton Lawn 和其他形式批评家倾向于采用的模型。他们接受双文档模型，但他们也接受口头传统也流传。好吧，下面是对这些不同理论的一点讨论。

福音理论为例。它有一些优势。它以自然的方式解释了相似之处。

它们来自同一个来源。莱辛和艾希霍恩提出，这个来源是一本用亚拉姆语书写的福音书，而这本亚拉姆语福音书并非原作。它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因为在教会中亚拉姆语消亡之后，也就是公元100 年之后，很少有人说它，所以它没有被抄写。

这种趋势在历史上可见一斑。如果外语文献不为人所知，尤其是已经有译本，则一般不会复制该文献。例如，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在中世纪的西方教会中失传了几个世纪。

Ur-Evangelium 理论存在问题。我们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证明有这样的文献，因为在古代等地没有人谈论过这样的文献，我们也没有任何残片。如果它是亚拉姆语马太福音，正如一些人所提出的那样，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它与希腊语马太福音如此不同？因为你仍然需要解释路加福音的内容来自哪里，据说它就是从这里来的。

为什么作者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使用这个来源？有时，他们直接引用；有时，他们做出合理的解释，措辞有所改变，甚至偶尔改变顺序。还有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拉姆语从未真正从教会中消失。它只是逐渐转变为我们所说的叙利亚语，而叙利亚教会至今仍然存在。

所以，我想，如果是希伯来人写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希伯来人确实在早期教会中消亡了。但这恰恰表明了其中的各种复杂情况。如果只有一个来源，我们如何解释每本福音书所独有的材料，特别是如果它有明显的差异？如果福音书是从中浓缩而来的，为什么马可福音恰好只提取了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相同的材料？这种复杂情况就出现了。

因此，Or Evangelium 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相似之处，但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差异。连续依赖理论的优点是，它声称我们拥有所有原始文件，因此无需假设丢失了文件。或者原始福音书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问题：谁从谁那里借用了？不同的学者对这三种顺序都做出了某种解释，部分原因是作家会进行缩减，事实上，在古代，将较长的作品制作成缩减版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纸莎草纸很贵，羊皮纸更贵，抄写员是熟练工人，所以你必须花很多钱才能让别人抄写一些东西。所以，古代经常对各种历史和事物进行各种缩减。当然，人们有时会对某些事情进行扩展。

因此，较短的内容可能是浓缩，而较长的内容可能是扩展。因此，我们不知道作者是扩展了原文叙述还是浓缩了原文叙述。这些文字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作者只知道眼前的受启发的福音书，为什么他们会随意更改他们的资料来源？后期福音书中的材料来自哪里，而早期福音书中没有这些材料，尤其是当它们在某些方面出现不一致时？罗伯特·冈德里（Robert Gundry）对马太福音的评论也持类似观点。

它认为马太福音中有马可福音和 Q，马太福音用米德拉什风格将牧羊人的故事（当时显然是在 Q 中）修改成了怀斯曼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似乎对灵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好吧，这是依赖理论的成功。

零碎的理论，书面的碎片。好吧，优点，路加福音 1.1 告诉我们有很多书面材料可用。许多人试图起草记录，等等。

当然，这些内容必须是零碎的。他们可能想尽可能地写出完整的记述。施莱尔马赫确实看到福音书看起来像一系列轶事，而且这些轶事之间只有少数联系。

例如，耶稣在同一天接连做了几件事，但一般来说，你没有那种联系。而且显然有各种各样的来源。我们看到路加从《路加福音》1:2 中的闪族风格转变为《路加福音》1:2 中的希腊风格。在他的福音书的其余部分，这意味着他有《路加福音》1:2 的不同来源，我们认为可能是来自玛丽。

问题 在他之后，施莱尔马赫和布尔特曼低估了残片的可靠性，以至于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的顺序或历史性。这种观点与形式批评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残片类型的观点可能有一些优点，即有多个来源，但我认为它需要一些修正。

口头传统理论、优势以及耶稣生平事迹都是在使徒早期的传教中以口头形式呈现的。在福音派教会中，传统的内涵是负面的，暗示着许多代人的传承，但这种内涵在相应的希腊语中并不是必需的，它只是意味着某种东西被传递了。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传统可能直接来自使徒，而不是六代人或类似的东西。

新约中用于表示传统的术语是paradidomi（移交）和 paradosis（移交的材料）。它们出现在新约中，可以从传统翻译而来，但它们没有来源不明的悠久、模糊的历史感。希腊语含义是指老师交给学生小心守护并防止犯错的东西。

同样，在拉比学校里，好学生就像其中一位说的那样，就像一个抹了灰泥的水箱，里面储存的材料一滴都不会丢失。拉比的传承是否可靠地追溯到摩西时代，就像拉比们声称的那样，2000 年来，30 或 40 次传授是一回事。新约传统在一代、30 代或更短的时间内是否可靠，则是另一回事。

口头传统模式存在问题。如果我们不坚持新约圣经的唯一来源是口头的，那么这种可能的观点是，当时确实存在速记，而不是现代速记，并且用于记录法庭案件等。受过教育的追随者可以做笔记、写日记，诸如此类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书面和口头资料的结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们将同时讨论两份和四份文档模型。它们的优势基本相同。

马太和路加似乎依赖马可，因为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听从马可的命令。当马太和路加不听从马可时，他们谁也不听从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路加和马太可能先听从马可，而不是对方的福音书。

也就是说，马太福音没有路加福音，或者路加福音没有马太福音。有了这个优势，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然而，这并不是解释数据的唯一方法。

格里斯巴赫对数据进行了反向解释，他解释说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摆在马可面前，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一致的地方遵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但在他们不一致的地方，马可福音遵循其中之一，明白吗？你会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嗯。几乎任何借用方案都可以双向论证。

简单并不总是早于复杂，而且在其他文献中也很难分辨哪个解释是第一个。二文献和四文献理论的问题。我们没有背景文献 Q 的证据，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四篇文献 M 和 L2 的证据。

除非我们认为帕皮亚指的是他们中的一位 Q，否则甚至不存在关于他们存在的评论，但早期教会认为这些指的是马太。虽然我们可以假设早期教会不知道，但他们只是在瞎猜，完全有理由假设帕皮亚只是来自使徒的信息的一个线索，其他教父可以接触到其他线索，所以他们实际上知道帕皮亚指的是马太。马太和路加之间存在这些措辞差异，如果他们抄袭马可福音，这些差异就显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要改变一些东西，通常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然后使用其他措辞？为什么路加省略了马可福音的一大段，从 6:45 到 8.9？对此没有简单的合理解释。如果我们提出这一部分在 Urmarkus 中缺失，那么我们会发明另一份缺失的文件。我认为，两份和四份文件理论对福音派来说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这样。

如果马可福音是二手的，而马太是目击者，并且亲自在场，那么为什么使徒马太会如此盲目地效仿马可福音呢？为什么不使用他自己的笔记，而要使用彼得的回忆录呢？然而，最大的问题是，这种观点（两份和四份文件）抛弃了所有传统的，也就是所有关于福音起源的历史信息。所有传统都说马太福音是在马可福音之前写的，而这种观点颠倒了顺序。好吧，这就是我们对福音问题的理解。

我会给你一个解决方案。我当时不在场。我没有时光机。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基督教是真实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整个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但我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纵观内部和外部证据，福音书似乎是由传统作者马太、马可和路加所写，他们可能使用了口头和书面资料。另一方面，内部证据表明路加和马太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了马可。与此明显矛盾的是，外部证据表明马太福音是最早写成的，而路加福音可能也写于马可之前。

好吧，我建议一个模型，其中马可福音的口述来源也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主要来源，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在马可福音之前写成的。我们该如何理解

呢？好吧，我们得到了口头使徒证词。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种从中间射下的箭头。

彼得是使徒们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耶稣传道之后，使徒们聚在一起并整理了他们的材料。马太利用了这些口头使徒证言，我认为他写了一本希伯来语马太福音。当然，他用的是自己的记忆，但他也使用了其他使徒在一起讨论这些事情时提供的材料。

后来，希腊文马太福音也随之而来，至于马太本人是否翻译了这本福音书，我们不得而知。与此同时，使徒们不仅用阿拉姆语或其他语言向耶路撒冷的其他犹太人讲话。他们开始向希腊化犹太人传播福音，然后他们离开以色列，前往其他地方。因此，他们的口头证词也将以希腊文的形式发展，因此希腊文马太福音也有可能以希腊文的形式使用了使徒们的口头证词。

与此同时，在这个大箭头的另一边，是路加，保罗在凯撒利亚坐牢的两年里，路加一直在以色列，他四处走访，采访人们，采访使徒，采访七十使徒中的一部分，采访那些穿过约旦河和佩雷亚并在那里看到耶稣奇迹的人，他把这些材料汇总在一起，其中一些是使徒的证词，并整理成他的福音书。最后，马可在罗马与彼得在一起，当时彼得正在提供这些材料，人们请他写下彼得说的话，他就这么做了。所以，虽然他是最后写的，但他是直接从一位使徒那里写的，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从选集中写的。

好吧，如果您愿意的话，这就是我的模型。在某些方面，它比其他模型更复杂，但事实上，它没有对详细的书面文件做出任何假设，尽管显然，一些使徒和其他人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书面笔记。因此，在提出这个模型以供批评时，我提出了三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相似之处。首先，我们认为马太、马可和路加主要使用口头资料，并附有一些书面补充。

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什么呢？首先，所有的对观福音书都依赖于基督在历史中一系列真实事件的生平。因此，它们之间的部分相似之处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并不是杜撰出来的。它们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部分相似之处是由于这些事件确实发生过，但如何解释从武术或整体中共同选择某些事件？也许三本福音书中散布着 20 次治愈，而治愈次数肯定有数百甚至数千次，等等。其次，这一切都取决于使徒们的口头布道和教导。使徒们经历了耶稣的所有公开事工。

此后，他们一起传道和教导了好几年，此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联系。毫无疑问，当使徒们在一起时，他们讨论了耶稣传道中的哪些事件最能体现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呈现这些内容。教师们，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教导时，我们必须仔细思考，嗯，那次教导进行得怎么样？他们理解了吗？我怎样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点，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所有的对观福音都依赖于基督的生平，这是一系列真实的事件。

它们全都依赖于使徒们的口头布道和教导，他们聚在一起，挑选出最有效的材料。第三，马可福音的明显优先性可能是由于彼得在早期耶路撒冷使徒们的代言人和领袖的影响。因此，马可福音保留了最有影响力的使徒的教导，但不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书面来源。

彼得的布道是马可福音的口述资料，也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主要口述资料，因为彼得在选择和塑造构成耶稣使徒证言的材料方面发挥了影响。而且，彼得可能也受到了使徒们做出的关于哪些更好等决定的影响。所以，这是双向的。

第四，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相似之处可能是由于马可福音没有出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提示材料，两者都使用了耶稣的口头教学材料。那些研究过对观问题的人很清楚，马太福音中的这些材料并不总是和路加福音中的这些材料放在同一个位置。马太福音将这些言论和讲道安排成块，而路加福音则将它们分散在他的叙述中。

有人认为路加引用了马太福音，但路加经常在与马太福音不同的背景下讲述这些话语。为什么路加要把背景改为马太福音？假设线索文件的优势之一是，它通过看到没有叙述背景的线索来解释这一特点。马太福音和路加独立选择了我们的说法，并将它们放入他们的东西中。

但在这种结构中，作者仍然虚构了背景。我认为，最好说耶稣是一位巡回演讲者。他经常重复材料，因此路加和马太对事情的安排不同，因为马太报道了一个场合，而路加报道了另一个场合，这是由路加的采访决定的，至于马太是否知道路加所知道的一切，路加是否知道马太所知道的一切，我们不知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路加福音中的比利亚叙事材料表明路加采访了比利亚人。马太可能认为那是次要的，或者甚至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某些场所等。福音书中通常只报道一次谚语。毕竟，写作者试图避免单调乏味，他们试图缩短书的长度。

因此，由于书籍制作成本非常高，我在这里的建议是，马太决定将他知道的几个背景或某些东西放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中，而路加可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想法是，历史上的实际事件产生了相似之处，选择要呈现的事件部分是由使徒们的单一群体过程完成的，而耶稣是一位巡回演讲者，因此他的口头材料可以在许多不同的背景和略有不同的形式中找到。我是一个巡回传教士；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是一个巡回传教士。

当我在神学院教书时，我被邀请到各个教堂讲道，所以我会到处走走，有些讲道我反复使用，有些讲道我使用过一两次，但我认为我做得不好，于是就放弃了，而不是试图完善它或做点别的什么，但是如果你有这些不同讲道的录音带，它们肯定不会一字不差。所以，它们会有一些重叠，我决定用某种方式讲述一个轶事或相当重复的东西。我在相似之处中提到了另外两件事。

第五，犹太教拉比的学生死记硬背老师的教诲。也许基督教圈子里也有这种做法。事实上，这是全世界教育界死记硬背的现象相当普遍。

这种说法在西方已经过时了，但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却很常见。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措辞上，尤其是在耶稣的教义中，它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福音书中耶稣讲话时的相似性比叙述者叙述时的相似性要强得多。好吧，那里的巨大相似性表明了某种记忆。

这可能是有意记忆，也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无意记忆。我曾多次努力记住《圣经》中的经文，但一直不太成功，因为我的口头记忆能力不强，但现在我读过《圣经》，可能已经背了 75 遍左右了，而且在很多不同版本中，我都记得一些经文，对吧？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总统们乘火车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发表演讲的时代，报纸记者经常说，他们可以为总统候选人发表五六次演讲。

确实如此。耶稣和拉比之间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有门徒，两者都常用寓言来教导，两者都与对手辩论，两者都被称为拉比，好吗？在希腊和犹太文化中，学习主要是通过口头背诵来记忆，而不是通过阅读书籍或做笔记等。

Berger Gerhardsson 在他的《记忆与手稿》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类材料。有些学生记忆力很好，可以像百科全书一样引用老师的话。其他人可能记性不太好，但可以很好地回忆起逻辑和论证，我想，我们的大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连接方式，也可能有一些遗传因素。

最后，在相似之处方面，可能使用了一些文件或笔记。路加福音 1:1-4 提到了许多撰写记事的人，尽管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否使用过这些书面材料。帕皮亚对马可的评论准确但无序，也许应该理解为马可在彼得讲道期间所做的笔记，后来他将这些笔记整理成最终的福音书，而不是其他东西，好像马可实际上准确地写了福音书，但没有按顺序。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相似之处的解释。差异又该如何解释呢？回想一下，福音书有时包含完全相同的事件和措辞，但在事件、顺序和措辞上却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好吧，让我们看看。

首先，耶稣的教导无疑有些重复，但并不完全是重复，因为他面对的是不同的听众。这将有助于他的门徒学习他的教导，但也可能解释一些差异。耶稣的一些行为也是重复的。

很多奇迹，毫无疑问，人们患有同样的疾病，所以治愈的方法也非常相似，福音书本身通常不会重复这些事情。所以你通常不会听到四五个麻风病人治愈之类的故事。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福音，就会发现圣殿被清洗了两次。

有两次捕鱼的奇迹。有两次喂饱众人等等。所以，耶稣的一些行为被重复了。

第三，不同的目击者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和强调程度不同。最简单的检查方法是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参加聚会，讨论发生的事情。你们的年龄略有不同，所以你们记得一些不同的东西，但你们记得一些相同的东西，但你们对同一件东西的记忆却不同。

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大学同学聚会、高中同学聚会或类似的聚会上。所以基本上，不同的目击者会看到并强调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

第四，即使由同一个人重复，也会经常产生这里观察到的那种言语变化。与时态和诸如此类的随机变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想，我们的思维，至少是某些人的思维，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言语工作，即你最终基本上会播放某种磁带，但其他人则不是这样工作的。

你可能在两次情况下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处理某些内容，而在其他内容中你加入了不同的条款，或者你做了类似的事情，结果却不同。顺便说一句，在据称可以追溯到摩西的拉比口头传统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个微型链条。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你有 1,500 年左右的历史。

即使马太福音是在 40 年代写的，从他写下来到现在，你仍然可以看到大约 10 年的口头复述。这可能是马太的口头复述。惊人的相似之处是由于使徒们在一起。

时态和措辞的变化是个人差异的自然特征，甚至是个人的重复。作者在说话，而演讲者无论如何都在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他们并不试图在叙述中保持一致。

第五，福音书作者显然并不总是想传达耶稣的原话，其中许多话可能根本不是用希腊语说的。他们告诉我们耶稣说了什么，但由于篇幅太长，准确的抄录是

不切实际的。所有福音书作者都试图广泛传播，而不仅仅是向富裕的精英阶层传播。

因此，我们将其与约瑟夫的 20 卷《古物史》进行了对比。因此，他们通过选择和总结事件和论述来降低成本。纸莎草卷并不那么长，而且相当昂贵。

福音信息被压缩到当时的媒介书籍风格和经济中。当然，摘要可以省略细节，但仍然准确。第六，据推测，福音书作者并不知道其他人所知道的一切。

他们有自己的课程条件和自己的研究。当某位使徒不在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或者他可能不记得了。最后，在差异之下，福音传教士肯定没有用到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记住约翰福音 21:25，但正如约翰本人在前一章中所说，他们选择了约翰福音 20、30 和 31 章的材料，以保持叙述的界限并强调他们想要强调的内容。通过概括和含糊其辞来缩短叙述会使故事变得单调乏味。最好保留对话的具体细节，即使这意味着只选择布道中的几个事件或关键句子来保持生动性。

请注意现代电视新闻播音员对声音片段的使用。那么，你如何解释相似之处？你如何解释差异？第三，这与灵感有什么关系？如果圣经真的是上帝所启发的话语等，那么这一切与灵感有什么关系？好吧，让我们看看。首先，灵感不需要口述。

它可以让作者的风格得以体现，同时又不失真实性。上帝有时甚至做得比口述更好。好吧，他用自己的手指在石头上写下了诫命，无论这涉及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

上帝确实向一些先知口述了一些事情，等等。但灵感，即圣经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为它在许多地方被教授，大概还涉及选择事件的叙述者，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和历代志的叙述者提到他们使用的来源并将它们放在一起，等等。灵感并不排除一些口述，但灵感与近似语言一致，例如整数。

它与总结一致。它与非时间顺序安排、主题或其他东西一致，只要作者不赞成时间顺序，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不这样做。当然，它与矛盾或明显的时间顺序错误不一致。

当然，如果你想从故事中抽取作者没有提供的要点，那么总结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这提醒你，一个充满敌意的批评家、评论员、评论者等，可以在某个人没有真正自相矛盾的事情中发现矛盾。

我们在竞选活动中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所以这只是一个共同点。作家可能会使用逻辑顺序而不是时间顺序，他没有义务明确地告诉你这一点。

灵感确实向我们保证了这些记载是和谐的，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使它们和谐。它告诉我们这些是可以和谐的，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竭尽全力来使它们和谐。我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做好这项工作。

通常，我们可以提出两三种可能性，甚至五种或十种可能性，但我们不确定哪一种是正确的。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是协调彼得等人的三次否认。我知道有一位作家想出了六次否认来协调所有的材料，但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做法。

那是哈罗德·林赛。哈罗德·林赛的一本书就是这么写的。不过我当时不在那儿。

我自己的想法是，至少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彼得身边有几个人说，是的，这怎么样，等等。所以，一个叙述者选出一个人，另一个又选出另一个人。最后，灵感是启示的教义。

我们不会通过归纳解决所有已知的难题来从经文中获得灵感。我们是从圣经的教义中推断出来的。圣经说上帝不会撒谎说作者们受到了指引，耶稣、使徒们和先知们等等也受到了指引。

把经文视为无误的。这就是我们从圣经的教导中得出无误性的方向。因此，我们不需要能够回答所有问题才能接受它们，尽管我们仍然应该努力回答这些问题，以帮助他人，并加强我们对上帝及其话语的信心。

自由主义者在这里有一个优势（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的话），即他们可以堆积明显的矛盾，然后声称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真正的错误。但同样的技巧也可以用来反对基督的无罪或上帝的善良。如果基督教是真实的，那么上帝就是善良的，基督是无罪的，他的话语是值得信赖的。

请记住，任何单一事件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有太多其他事情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争辩说，经文提供了其超自然来源的积极证据，这就是我要做的。它们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它们的历史准确性是可以检验的。然后我们可以争辩说，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经文。

好的，好了，关于概要问题，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我想我们就到此为止了。感谢您的关注。